



寸草春晖

母亲的“有用”不是负担，而是岁月沉淀的温柔。这份被需要的温度，早已化作血脉里最安心的羁绊。于是，我们默契地给她送鸡苗、捎药材，既满足她“有用”的心愿，也悄悄守护着她的健康。

“有用”的母亲

□韦凤美

“妈，周末我回去拿鸡鸭各一只，帮我杀好备着！”每次视频通话，我总像下任务般跟母亲念叨。屏幕那头，母亲布满皱纹的脸笑成一朵绽放的菊花，眼角的褶皱里盛满了温柔的光：“鸡鸭圈里现成的，你天天回来都管够！”

好多个夜深人静的凌晨，我想起母亲鬓角的白发，想起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挪动身体时，心里不由得泛起了阵阵酸涩。记忆里的捶腿声突然清晰——过去的那些年，她在建筑工地和男人们比拼挑砖搬水泥，收工后还要摸黑侍弄庄稼，喂养牲畜，照顾老幼。当我们上小学后想搭把手，她总说“小孩骨头脆，容易受伤”，久而久之，这句温柔的谎言竟让我们习惯了不帮忙、不搭把手。直到现在偶尔回娘家，也是常常“袖手旁观”，像个客人一样坐享其成。

成家立业后，想让她享清福却成了奢望。记得那天晚上九点，我的婚礼刚结束，她就催着姐夫连夜开车赶回差不多两百公里外的家，只因惦记着圈里的牛羊和鸡鸭；每次提议接她进城，她总默不作声转身忙活。就连生病需要住院也要百般迁就她，陪她早上出门晚上回家。对她来说，田间的虫鸣、邻里的寒暄，远比高楼里的寂静更踏实。

去年，骑车摔伤的我在休养一个月后要回单位上班。因我一个人在外地，得知老公要给我请保姆时，母亲突然“请战”：“我这老胳膊老腿，做个饭还难不倒我！”拗不过倔强的她，母亲住进了我的小屋。她像只小蜜蜂一样，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还将家里收拾得妥妥帖帖。那段时间，同事们每天见我都说“又圆润了不少”，直到现在，我的体重都没能减下来。可母亲看着我现在的身材，还一脸欣慰，说：“现在你的体重刚合适，以前太瘦了，让人心疼。”

今年，在我们百般劝说下，父母将家里的四分之三土地出租给别人做果园。然而，闲不下来的母亲仍然时不时去果园边转悠，最终从果园老板那接下了除草和杀虫的活儿。我知道，年近七旬仍在劳作的母亲，不过是怕成为子女的累赘。母亲的“有用”不是负担，而是岁月沉淀的温柔。这份被需要的温度，早已化作血脉里最安心的羁绊。于是，我们默契地给她送鸡苗、捎药材，既满足她“有用”的心愿，也悄悄守护着她的健康。

天伦之乐

我张开宽厚温暖的双臂，将琦宝高高举过头顶，我那爽朗开怀的笑声，在清新的空气中久久回荡，编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天伦之乐。

幸福守候

□吕斌

对于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而言，“有一种幸福，叫接孩子放学”，这不仅仅是一句表面上的话语，更像是一幅以爱为基调、以情为画笔，精心绘制的绚丽画卷，在你、我、他的暮年时光中缓缓展开，渲染出无尽的温馨与欢乐。

暖煦的午后，阳光仿若经岁月之手精心筛选，悠然洒落尘世，携着一抹闲适与恬静。学校的放学铃声尚未敲响，校门口便已聚集一群满怀期待的守候者。他们或三五成群，热切地交流育儿心得与生活琐事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；或独自静立，目光如炬，仿若能穿透校园深处，那眼神里，满是慈爱与憧憬。岁月在这些老人的面容上刻下或深或浅的痕迹，风霜似银霜点点，悄然染白了曾经的乌发。此刻，因对晚辈那份深入骨髓的爱，他们的身上散发着独特的光辉。

作为外公，我是校门口接孩子大军中平凡无奇的一员。每日午后四点半，我准时现身于学校门外。我的掌上明珠——外孙女琦宝，恰似校园中一朵灿烂绽放、活力四射的向阳花。

炎炎夏日，骄阳似火，汗水浸湿衣衫，我坚守岗位；数九寒冬，寒风凛冽，我从未缺席。即便突遇暴雨，我也会毅然踏入没过脚踝的积水，抱起琦宝疾步朝车奔去，只为她不被雨水淋湿。为确保琦宝能顺利归来，我总会提前半小时动身，或踱步缓行，或驾车前往。沿着那熟悉的街道徐徐前行，每一步似踏在岁月的琴弦上，奏响生活的悠然旋律。

我会与邻里亲朋热情招呼，分享家常趣事，嘴边常挂着：“接琦宝咯，这可是我每日的头等大事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”

等待中的放学铃声，终于似灵动的音符在校园内跳跃而起，刹那间，整个校园仿若被注入蓬勃活力，孩子们仿若一群欢快小鸟，伴着清脆的笑声，如潮水般从明亮的教室涌出。

“值日老师再见，保安叔叔再见！”听到这稚嫩的声音，我瞬间挺直脊梁，原本微驼的脊背如松般笔直。一双饱经沧桑的眼眸，此刻竟如夜空中闪烁的星辰，迸射出幸福的光芒。

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我目不转睛地搜寻那个令我牵肠挂肚的小小身影，急切而仔细。当那熟悉身影如一抹阳光跃入眼帘，我顿时绽放出无比灿烂的笑容。琦宝那明亮的双眸恰似星辰闪耀，瞬间捕捉到外公那温暖亲切的身影。她仿若一只活泼的小白兔，带着满心热忱与亲昵，如离弦之箭般扑向我的怀抱。我张开宽厚温暖的双臂，将琦宝高高举过头顶，我那爽朗开怀的笑声，在清新的空气中久久回荡，编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天伦之乐。

作家刘瑜曾写文章表达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，看着孩子充满朝气的样子，就像看到生活最本真的希望。孩子的童真和自己内心的宁静交织，那是一种区别于学术成就等其他方面不同的幸福，这种幸福很纯粹，是一种生活给予的最直接的馈赠。在城市的喧嚣中，这就像一个宁静的港湾，让人找到最温暖的归处。

四世同堂

岁月悠长，亲情如歌。在这个家的25年里，我收获的不仅是家人的关爱，更找到了心灵的归宿。这份温暖，将伴随我一生……

亲情长歌

□黄黉昱

在记忆的长河中，家是那个最温暖、最令人眷恋的港湾。

而我的家，有着公公门前那片郁郁葱葱的菜园子，它是生活的诗意角落。

菜园子里，每一株菜都在公公的悉心照料下，呈现出齐整水灵的模样。我常常爱不释手，摘菜的时候就特别小心，生怕伤了土伤了菜。我摘菜的样子挺养眼的，就因为菜色好，我行进在畦垄间的脚步都像踩着音乐的板眼，手指拨动菜叶好像拨动琴弦。

自己动手摘菜的体验和让公公摘了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我要自己摘，公公偏觉得天冷，怕冻了我的手。公公年岁大了，耳朵有点背，我跟他说话得很大声。声音大了，就像要和人吵架似的，让我很不适应。于是，我就手脚并用地比画，大约这又显出太孩子气，公公就望着我笑。他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帮我把菜根切了。

婆婆离世后，公公的笑容愈发有着婆婆曾经的影子。曾经，我是婆婆的治愈系，能让她暂时忘却病痛。如今，公公代替婆婆守护着这个家，享受天伦之乐。我们深知余下光阴渐短，守望的心思愈发炽热。他开始丈量婆婆生前送别我们的步履，先是倚门而立，渐渐地从老樟树下送到村头，然后一直送到大路口，送到汽车消失在路的转角。似乎，走得越远，分别就来得越晚，思念就能牵得更长……我习惯了婆婆的一程又一程，而如今公公的舍不得又已经刻骨铭心，害怕有一日，老樟树下再无可回首。

把艺术中心分部开到老家镇上，我和李哥有了更多回老家的机会。每次回去，公公总是早早等在家门口，看到我们，脸上立刻绽开灿烂的笑容，那神情，和婆婆生前一模一样。我们陪着公公，和兄弟相聚，吃嫂子做的饭，帮忙干点活……人对于亲人故土的依赖和需求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炽热。乡音乡情是人一生永远也摆不脱的牵扯。而公公的牵挂里又多了我这个上课上到顾不了吃饭的人，每次侄媳回去公公就要问：“你婶婶又回不来吃饭呀？”这让我很内疚。

我作为这个家的一员，嫁入这个家已25年，仍是新嫁娘般的待遇。爹娘宠着、老公惯着、叔伯兄弟护着、妯娌姑嫂爱着，连小辈们也想着我。旁人常说的婆媳问题、妯娌矛盾，在我身上从未出现。

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家里，25年的漫长岁月，我早已融入其中。吃午饭时，哥哥照例拿出自家酿的酒，给众人斟满。他问我是否喝酒，我爽快地点头，还打趣说：“跟爸喝一样多。”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一边饮酒，一边唠家常，逗弄孩子。孩子们叫我奶奶，给我温暖的拥抱和亲吻。此刻，我深深感受到自己被无尽的亲情环绕。

岁月悠长，亲情如歌。在这个家的25年里，我收获的不仅是家人的关爱，更找到了心灵的归宿。这份温暖，将伴随我一生……

